灵感空白

林青霞

4月初澳洲度假回来,一进门就找礼拜六的《明报》"明艺"版和礼拜天的《苹果日报》"苹果树下"版,这两个版面有许多好文章,是我每个礼拜必看的,看完还舍不得丢。如果我不在香港,工人也会帮我留着。回来那天房间里找不到近期的这两份报纸,却发现满屋子堆积着许多过去的"苹果树下"和"明艺",霎时惊觉时光飞逝,怎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这么快。

看完"苹果树下"董桥的文章,打个电话跟他问好,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想静心看书写书,给自己一个优雅的空间,"苹果树下"这个版面将会停掉,他的专栏也不写了,4月底就完全退出《苹果日报》,他称这是裸退,意思是完全退出,要我通知金圣华。我和圣华怅然若失,仿佛我们的文字都将变成流离失所的孤儿了。

2008年9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圣华介绍我与董桥夫妇认识,眼间5个多年头。5年多前我在海南岛度假,马家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和董桥吃完晚饭正开车回家,他说席间董桥翻阅他的新书《爱恋无声》,夸赞我给他的序写得好。我这个初生之犊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青睐,高兴得惊叫,心想如果有机会跟他学写散文那该多好。

其实我应该称呼他老师的,也应该称呼金圣华、龙应台和马家辉教授的,但是他们都坚持我叫他们名字,直呼名字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我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常常暗自庆幸能有这么多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跟董桥见面,他赠我的金句,让我豁然开朗,文章大有进步。因为之前最让我苦恼的是文章写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收尾,总以为"起"、"承"、"转"、"合",最后的"合"是要完美的总结。董桥说你爱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用管那么多,并指点我即使只是看窗外的景色都可写6百字。从此文章写完,必定追着他讨教,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堂堂一位社长,可能被我追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在电话中和圣华慨叹时间的飞逝、世事的变迁,突然间我和她异口同声地说:"咦,我们还有一个'家'在《明报》的'明艺'版,每个月在那经营一千字。"

说到专栏又要慨叹时间过得快,虽然一个月交一篇,感觉上刚写完一篇,没多久又被催稿了,每到这时候总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不用靠写稿吃饭,一个字不到一块钱,我怎么养家活口啊。忧的是怕写不出来交不到稿。每到催稿的时候就唉声叹气,还好朋友和女儿都跟我打气,帮我出主意。文章写好要先过了金圣华这一关,还不惜工本打长途电话到北京、洛杉矶跟朋友研究,总是一改再改。

杨凡悠哉游哉地在土耳其度假,天天接到我的电话,跟他诉苦说没有灵感写不出东西。最后他说:"你就写你写不出来的感觉嘛!好!现在马上挂了电话开始写,周围的小精灵会来帮你的,只要你开始动笔灵感就来了。"

灵感这东西真奇怪,我靠在床上,拿起床头的iPad,从四五点一路写到早上九点,居然成了。

估计九点董桥应该起床了,打电话跟他道早安,主要是问他介不介意我写他裸退的事,他说可以。回想在"苹果树下"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仙人》,现在董桥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优雅自在的仙人生活,愈想愈为他开心。

我的袜子

万伯翱

我上小学前是战争年代,已记不清穿什么样的袜子了,也许是祖母用针线缝制的粗布袜子吧!我有一张我儿时的照片,我们一群"二野"子弟或排坐或被母亲抱着,好像都不穿什么袜子。妈妈说过抗日时我们军队几乎没发过袜子,解放战争军队开始发袜子,都是支前妇女昼夜赶制出来的带厚厚袜底的布袜子,据说可结实了,行军打仗几个月都穿不烂呢!

在1953年春节前,全家随父从大西南重庆调入首都北京安家了。经过考试,我进入北京育才小学,正式成为二年级的小学生,结束了在战争中一直读小学一年级的动荡不安的战争学习生活。起初在这里和在重庆"西南重庆市人民小学"一样是供给制,我在重庆读书时"人民小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卓琳,她是邓小平伯伯的夫人,她对这批"二野"部队从战争硝烟中马背上抱下来的顽童们十分爱护。她不但亲自教我们读书识字唱歌,还教我们着衣穿袜。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穿上每个人量过尺寸而定做的闪亮的皮鞋和崭新的洋袜子时,这群"小土包子"个个乐得合不上嘴。我拉着同室同学邓朴方、林小安等携手下楼梯时,看看自己的新鞋袜,再看看对方的新鞋袜,简直不敢下地,生怕泥土弄脏了我们的新鞋新袜……

进京上了育才小学,阿姨教我们如何洗袜子和衣服。我们的小手大都在洗脸房水管下匆匆忙忙马马虎虎冲洗了事,洗得当然常常是不干不净。

后来妈妈发现我们还不会洗衣袜,周六放假回家时,我和弟妹都是把一周的脏衣袜全部换下,那时可没有什么洗衣机,父母正忙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也顾不上洗我们五个子女堆成小山似的衣袜。奶奶年迈,还裹着小脚,只能洗洗自己的衣服。妈妈就请了一个"临时工",周日这一天来洗全家衣服。这个现在叫做"钟点工"的阿姨,好像出身不好,是解放前什么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她管妈妈叫"太太",管我们叫"少爷、小姐"。当然遭到妈妈严厉批评忙改了称谓。她说,我们的衣服又脏又破,鞋袜又臭又脏,真想不到"这么大的官家里没钱买新衣新袜"。我记得那时的袜子是一种又粗且硬的"纯棉线袜",我们男孩在校踢球跑步又正长个儿,所以五六天不换,自然是臭不可闻。难怪使这位几年前还养尊处优尽情使唤丫环、老妈子的姨太太洗的时候直犯恶心。洗完的衣物妈妈奶奶帮忙晒上,这个阿姨就匆匆走了。夕阳下妈妈和警卫员又忙着收起满院满绳的衣物。爸爸的衣袜总是由妈妈亲自叠好,有时还得用煤火烙铁烫好,因为要会见外宾的。有时也免不了缝补一下"首长"的衣和袜,有的衣裤鞋袜缝补后稍改一下就下放给我们穿了。

我记得奶奶最发愁每周回来缝补洗干净我们的袜子。她戴上老花镜,用警卫员给她买的一个木制的脚形的"袜撑子"。她把袜子套上去,就粗针大线地缝起来了。破烂的地方得先用各色大小不一的补丁补上前掌和后掌,结果一年半载下来前后掌补丁摞补丁,缝补处似铜钱般鼓起来越来越厚,穿上后都硌痛我们稚嫩的小脚。加上每个孩子也就一共两双这样的袜子轮流补,最后奶奶不得不笑着对妈妈说:"孩他娘呀,你看看这袜子都烂成啥样了?!我实在补不上了,你能再给孩子们买双新的吧?"妈妈这时也拿起五颜六色重重叠叠的补丁袜子笑了:"好吧!下周我去每人买双新的给孩子们!"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高中以后,下放到河南当知青。发现农场大多数农工只在严冬才穿上袜子和自制的"棉靴",有时农闲不下地还穿一种木底上了桐油的木靴子(里面塞满了麦秸或稻草,再穿上厚厚的自制的棉袜),好踏上冰封大地的冬季。

在"文革"中出现了新潮的塑料凉鞋,曾大受我们农工青睐。因为春夏秋都能穿上它下地,不必穿任何袜子。收工回来或到井旁打上一桶水一冲身上,鞋和脚都干净了,即可端上大饭碗蹲在地上吃饭了。但这种塑料鞋并不经久耐穿,几经折腾就断裂了。开始我们用烧红了的烙铁焊接上再穿,当然也坚持不了多久,就又开裂了。

改革开放实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位大幅度提高了。穿着色泽鲜艳而又经久耐磨的"尼龙袜"不久,就又嫌不透气,很快也被人们淘汰了。"混纺的好!"尤其加上纯棉和羊毛的更好,又透气又舒服。打倒"四人帮"后我也当上"军官"和"国家干部"了,换洗袜子的天数越来越勤,到今天各种质地的袜子几乎都试穿过,每天换洗也不用搓衣板使劲揉了,扔到洗衣机里自动清洗又能甩干就得了。老奶奶也过世了,她补袜子的"木撑子"早不知到哪里去了,想起来怪可惜的!保存下来这种"南泥湾"式的艰苦朴素的东西是个"文物"呀!可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忘记艰苦朴素的过去!现在我穿的袜子不但两天就要换洗,而且每人的拥袜量也今非昔比;到超市常常是"三双一组"、"半打一捆"买起袜子来。上周一位制袜的老板朋友竟然一下大手大脚地送给我两礼盒各种袜子,怕是每盒一打。老婆高兴地说:"够你穿一辈子了!"我也打趣她:"你和女儿的长裤丝袜和长中短筒袜,还有什么没腰的隐形袜子也多得都数不过来了吧?!你们可是跟我沾了不少'袜子光'呀!"

手提电话响了,我忙着接电话,只见她们母女在我身后笑声响成一片,这真是火红的好日子,从我穿袜一文可窥全貌,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呀!"

马拉河边的早餐

——肯尼亚数日

安 妮

躺在久违的有蚊帐的酒店床上,一直回想着过得有点重重叠叠的这些天,好日子像水一样不停地流……

住在这里的游客都爱在清晨和黄昏时分去马赛马拉大草原上巡游,希望能看到更精彩的动物世界,因为大部分动物爱在这时候出没,猎豹和狮子也最爱在这个时候出动围捕猎物,但对大部分游客来说,这并不是一出能轻而易举看到或感受到的场景。非洲的野生动物已经在人类大量的夜间捕杀和季节性捕杀下,数量和品种急骤下降。虽然目前几个非洲小国的政府都重视动物保护,但野生动物还是命运多舛,不容乐观。我们曾幸运地在草原上看到两头珍贵的犀牛,而离它们不到一百米就停着一辆肯尼亚军车,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军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奉命二十四小时视线不离这两头犀牛,全程保护。犀牛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由于犀牛角的珍贵,惹得很多捕猎者的垂涎,非洲大陆的犀牛已濒临灭绝。在人类的贪婪和无情面前,再庞大再凶狠的动物其实也在劫难逃。

今天好运气,我们终于见到了草原五王之一的猎豹。在草原小道旁边,一对猎豹母子正旁若无人地啃食着它们的猎物瞪羚。我们停车近距离观看,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两只猎豹花了两个小时把猎物吃个精光。马塞马拉草原有许多瞪羚,它们清澈的眼神灵巧的体态非常优美,深深吸引着游客的目光。面对着眼前散落一地的被猎豹吃剩的瞪羚骨骸,我似乎读解了这只瞪羚活着的时候那巨大的恐惧和无助。动物界就是一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世界。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兴高采烈地坐在马拉河边吃早餐喝香槟和咖啡,穿着大红衣衫戴着缤纷珠链首饰的当地土著人充当了我们的保镖,他们拿着一种叫龙骨的武器陪在我们身边。此时的马拉河在阳光下粼粼波光,风平浪静,只见河中的河马时而像黑巨石沉在水中一动不动,时而又抬起头露出略显丑陋的小眼睛小耳朵偷窥着我们,而鳄鱼则懒洋洋地趴在岸边晒着太阳。河马与鳄鱼同处一河居然相安无事,令人啧啧称奇。

此时此刻,阳光满泻,微风拂面,满目翠绿,河水滔滔……快乐充盈我心。

书法 李晓峰

猫在午睡

黄惠子

它睡着,像宫崎骏动画里慵懒并不乏苟且之态的猫伯爵。有时候蜷成一团,有时候歪七扭八姿势极为不雅。

它显得那么适意。从来不用在乎这个世界。也或许是我不懂。它伸个懒腰就仿佛什么怨念都蓦然消散。也或许是我不懂。我想我本也可以像它那样。我想我有过像它那样。我想我还会有时候像它那样。

它是本性使然。我也是——不过人活着需要一种修持,来洞明性情的本然——我想我至少会懂。

丽娃河的前世今生

毛荣富

上海地处河道纵横的江南,但大学校园里却鲜有像样的河流,唯有华师大有条丽娃河,其名还带些洋味。

探究此名,还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一个颇具商业眼光的白俄人,见此地水清波碧,河岸平缓,芳草云树,又距闹市不远,便出低价买下了这条河。在河岸上安放桌椅,撑起大伞,在水里添置了木板小船,轻松做起了生意。招牌上写着Rio-Rita(音译"丽娃丽妲")。

这里的乡村风光使久居都市的人们顿生新鲜感。夏天乘了轿车到丽娃丽妲河纳凉,一时成了有钱人的时髦活动。而近旁大厦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学子们则更喜三五成群地来此荡舟嬉水。茅盾名作《子夜》中有一节就是专写这"这神秘的丽娃丽妲村"的。

种种原因使得原本平静的丽娃河风光一时。华东师大建校后,丽娃丽妲河划归校园,从此简称"丽娃河",她静静地陪伴着一代代学子的成长。

谭其骧先生的雅量

何惠明

古人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我从1981年从事地方志工作,先后编纂过《松江县志》、《松江县续志》、《上海通志》等数十部书籍,在地方志这一板凳上坐了三十多年。记得那是1981年初夏,组织上将我从文博工作岗位调去参加地方志编纂工作,当时一位领导与我谈话时说"修志大有学问"一语,至今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代代相传的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因其翔实的史料,故被称誉为地方百科全书。有前贤曾说"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

修志工作中重要的方面是与史料打交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长期以来上海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们修志中首先碰到的拦路虎。面对修志中的难题,是人云亦云,还是向历史遗留问题挑战?我们选择了后者。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一头钻进了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堆里,充分利用当地人修当地志"地近则迹真"的优势,从查阅文献到实地调查展开了深入研究。但这一研究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虽时有所获,仍困难重重,碰到一些迷案还时常一头雾水。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探索与研究上海古代历史难题中,得到了当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的热情帮助。他对我们这些初涉志海的年轻修志工作者十分关心,对我提出的上海历史有关疑难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他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给我启示,专门为我开列查阅资料的书目,同时和我一起查找有关历史的根据和一些难题的症结。更可贵的是他对我修志中发现的一些新史料,提出的一些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都给予充分肯定。这一时期,我经常以邀请、拜访、信函等方式请教谭教授。他每每不顾年老体弱,抽出时间查证史料、来信详尽解答问题,还三次亲临松江指导。由此使我先后查实了上海地区春秋时期至秦初地属长水县,至秦始皇三十七年改为由拳县的问题;纠正了上海地区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筑华亭"的史料错误,确定了古华亭一名应始于三国时期陆逊所封"华亭侯";明确了上海古由拳县治不可能在今上海西部的泖河中;确定了春秋吴越之争时期,越国拓土从未达到今上海地界;证实了关于"夏属九州,上海地属扬州"之说实无根据;证实了唐开元"捍海塘"并非是南宋《云间志》中记的"旧瀚海塘";查明了唐陆贽实为嘉兴人问题等。

另外在我珍藏的谭教授信札中,有一封信的内容特别令人感动,信函中,谭教授在解答了我提出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后说:"以上是我用历史考评作出的结论,大概比旧方志记载来得合乎科学一些,但我决不要求你们完全采纳我的结论。你们身为本县县志编写者,难免要受到本地传统的束缚……"一个国内外著名学者,对自己的学术见解充满科学的自信,然而并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没有雅量是难做到的。

破题解惑,此乐何极。志海无边,博大精深。我在三十多年的修志中乐此不疲陶醉于中。不久前我所著的解答众多上海古代历史迷案的《寻根上海》一书出版,我心中更是充满了快乐,同时也更想念恩师谭其骧。

十日谈 修志的故事

要把100年校史梳理清楚,其复杂远超想象,明请看本栏。

夜光杯